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解卷八至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十六　經部

論語解卷八

宋　張栻　撰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嘗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方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已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

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强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强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獨曰俎豆之事者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對其問陳之辭也葢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理之所寓而教之

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者於其所為一日而不敢安者矣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之愠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流於濫為異耳濫者汎濫之稱言失其守也怨天尤人有動於中則

將失其守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進而語之多學而識之固賜之所以觀聖人者賜聞斯言而遽曰非與知夫子將有以告已也亦可謂達矣告之以予一以貫之之使之極夫體之所該而用之所宗也所謂約我以禮者與雖然學必博而後可歸於約多學而識之固

學者所當從事也若遽欲躐等以進夫一貫之妙而於所謂博以文者曾有所未習焉是為終於窮大失居而已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子理則一而告之之意則有異也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廸其歸二子所造蓋有淺深故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者之當其可則亦一也此亦子貢初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者則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為可恃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曰無為而治又曰夫何為哉蓋叙典秩禮命德討罪莫非天也舜何所為於其間哉恭已以正南面而已恭已則奉順而不失也正南面云者猶云以是居正

位而已獨稱舜者禮樂法度至舜而備人見其制作之盛而不知其本無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而不可故雖居蠻貊之邦亦可行也蓋人雖不已知而在已者亦未嘗不行焉若夫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妄而已故雖州里亦有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存之不素而欲保之於言行之間難矣存而不舍則見於言行者斯不違焉如是而後可以行也子張書諸紳請事而不敢忘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

之道若蘧伯玉之卷而懷之則能因時而屈伸者也故謂之君子然比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失人則非所以成物失言則非所以成已然非所以成物是亦有害於成已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為已者之先務也若所事與所友汎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亦為邦

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曰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以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故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斁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道之難行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位於朝者以薦賢相先為義既知其賢而不與立是冒居其位而已故為竊據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厚者敦篤也躬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豈不有餘裕乎然則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

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小人不篤之已而責於人者深其心未嘗須臾而得其平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侯氏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羣居之益為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相處不及於義而徒以小慧為能非惟無益反有損矣故曰難矣哉葢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不講求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其損豈不大乎故小慧之行義之賊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葢物則

森然具於秉彛之内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遜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求者亦反諸

已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惟敬者為能處此而弗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

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

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不云如
有所毀譽而獨言譽者聖人樂與人為善之心也且
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毀抑又可知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有馬借人乘之已雖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乘習之
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
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進德者以謀言為先當大事者以忍性為本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

於獨理斯無敝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不遠人顧充之何如耳充盡其道即是聖人故曰人能弘道然道非於衆人之身而不足而於聖人之身有餘也道固自若耳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則其過常存斯為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為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為無益也學者所以習而行之也習而行之則其思為益矣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固不為無益之思也即己而言所以教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道與食之心不兩存也謀者思慮營為之也耕本為求飽而已豈望餒哉而豐荒之不齊則餒存焉譬之學者本為求道而已豈望祿哉而上之人知而舉之則祿存焉學者不求祿之心如耕者之不望餒可也重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憂道故謀道惟不憂貧故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

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己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後内外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為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統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是也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而其小有才知亦不可廢也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為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夫民所以不肯為仁若是其甚者其故何哉私欲蔽之也能克其私則其於仁也孰禦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為之在已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廠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蓋貞於義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葢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遑䘏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有教無類

人所禀之質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葢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强其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

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烏能相為謀乎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於達意則止蓋過是則為徇於辭而反害於實

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

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為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

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孔注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由求以伐顓臾之事告而夫子首呼求以語之豈求在季氏之間為用事者耶社稷臣謂在吾疆土之內

而主事者冉有以夫子之不善是也則以為是季孫之意而已夫子責之以為人之相不能扶持其顛危則安所用之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豈得歸過於他人主之者實任之耳冉子至此無所逼其情則言顓臾當取之意意實欲之而不曰欲之更為之辭以文其事君子之所疾也夫季氏增植其私家其意非特懼顓臾為子孫憂而已也蓋欲廣土地而利其有耳夫子告之以為國之常道蓋有國者不以狹

土少民為患患澤之不能均耳不以貨財不足為患患民情之不安耳若施均一之政則百姓足而何不足之憂若有以和協之則人情得而何寡之慮有以安輯之則上下寧而何傾危之至此蓋為國能通之道也近者悦而遠者來矣而猶有不服焉則益求之於已修文德而已文德仁也於其來也則亦安之而已蓋主於使遠近俱安而已此乃為國家者之常道也使季氏為魯國之政而率是道則遽敢崇私門弱

公室為分外之舉以失民心乎求也為相既不能使之修德以來遠人而其近亦日以攜散而莫能守乃欲動干戈以逞其欲夫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厭是徒以顓臾為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蓋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為宰者當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斯為具臣而已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為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

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斯言發於魯定公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為悦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禮樂者進反之義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公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於敬肆而已驕樂以驕矜為樂也宴樂以宴安為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言未及而言欲言之意先之也故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故謂之隱未見顔色之相接也而遽發言是又甚於躁者冥行而已故謂之瞽察言而觀色所以為達也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鬭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至於成德之君子固有以化其血氣之私然戒心亦未嘗不存

也此放鄭聲遠佞人孔子所以告顔子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天命奉順而弗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弗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

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或曰孟子謂説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生知學知困知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生

知者天命所鍾之全粹不待學而自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者以夫人性之本善故耳若困而不學則是自暴自棄斯為下愚矣然而生知學知困學其至雖一而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焉玩諸古聖賢則亦可見矣孔注困謂有所不通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擴而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楊氏曰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故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與見得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見善如不及從義之速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之甚也此篤於自好者能之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舉夷齊而言夷齊所謂能求其志者也先以齊景公為言以見求志

者非有慕乎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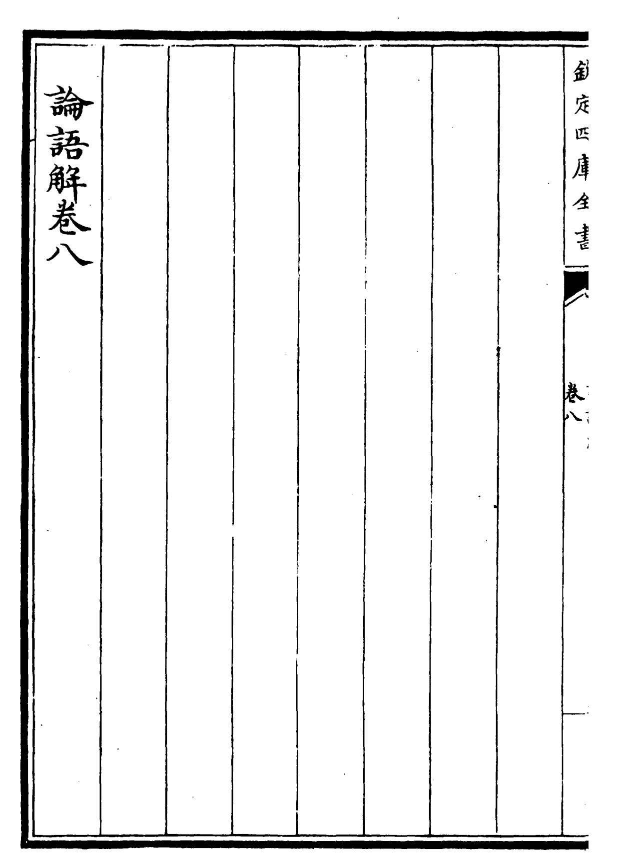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疏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

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則亦可見其薫陶之所得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正名之意也其名雖是而可亂其實乎春秋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其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又其甚則有若魯昭之娶同姓者其實之乖一至於此然則君之稱夫人夫人之自稱與夫邦人及異邦之人稱之其得安乎哉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歟



論語解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十七　經部

論語解卷九

宋　張栻　撰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欲夫子之見已以夫子之不往也則歸豚焉欲

夫子之來拜也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貨三問而應之如響者貨蓋不可與言者故申不已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懷寶而迷邦誠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之知夫子誠未嘗不欲仕者特非其道則不可耳是則言雖遜而理亦未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若他人遜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傷於辭危聖人從容酬酢其含蓄中節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

得而一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則不淪於下下愚則不達於上苟非上知下愚則念不念之分固可得而移也上知下愚一存於氣禀乎曰不然上知固生知之流然亦學而可至也均是人也雖氣禀之濁亦豈有不可變者乎惟其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為安於下愚而不可移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

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説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謂其不徒然者以其肯召聖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故諸侯逼天子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此東周之為也如使聖人得用必以正名為先固將

反東周之為而復西周之舊則夫公山弗擾其得為今日之事乎子路之不説懼其汙也不知使聖人而誠可往則其撥亂反正固有道矣或曰公山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於克亂以權耶其能强公室殆未可知也其為東周亦未可知也夫弗擾不稟命於公而輙畔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亂是謂以亂易亂而反加甚焉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為簒奪之計者也若夫子意其如是而欲往則是聖

人可陷而可罔也其説失之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此君子守身之常法也至於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然後可以言此蓋堅之至則磨而不磷矣白之至則涅而不緇矣故楊氏曰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矣然而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嘗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

之事而卒不往者則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路蓋不悦乎弗擾之召矣及佛肸之召而復有言焉則以夫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安故問辨之不敢釋抑可謂善學矣然而子路之不悦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

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

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興謂興巳之善觀謂觀人之志和平而無邪故可以羣親切而不傷故可以怨溫柔敦厚深篤乎人倫之際故邇可以事父遠可以事君而又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則詩其可以不學乎張子曰止言事父事君舉其重者言之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為周南召南者謂躬行周南召南之實也天下之事

未有不本於齊家必如周南召南所述室家之事而後為家齊由此而達之則無所不可行若為之不從此始則動有隔礙雖尺寸亦不可以推而行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然而未有不修身而家齊者故欲為周南召南者又以修身為先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固所以行禮也鐘鼓固所以為樂也謂玉帛鐘鼓為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

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諸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小人謂在下之小人言君子而色厲内荏則其為欺與小人之為穿窬者無以異也尹氏曰色剛厲而内柔荏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答萬章之問詳之矣惟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為賊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談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是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為事也其所為患得者乃計利自便之心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矣若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為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簒弑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為鄙夫者蓋區

區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疾生乎氣禀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愚而衒直則變而為詐是蓋世衰俗敝

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抑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葢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已見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亂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所由傾覆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言本以明理也聖人恐學者但求於言而反以支離也故有予欲無言之歎子貢從而問焉亦可謂達矣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

言而何隱哉聖人亦何隱哉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也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絶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巳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葢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制禮為之過不及之節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

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孔子反復告之以女安則為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隱於中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之放

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君子尚義不尚勇蓋尚勇則徒知勇之務而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之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亂謂亂常理也盜謂盜其上也君子小人以在上在下者為稱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為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冥行一本作妄動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

之通義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徼孔注云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猶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早也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者皆當其時於其身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自

靖以獻於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為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夫性之理故也一作以其中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然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茍仕也則與下惠異

矣下惠謂焉往而不三黜則所以期於斯世者亦幾於不恭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為至焉如楚狂耦耕荷蓧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而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景公計量所以待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違矣

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為至矣然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不係待之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令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而不迫其人天資亦高矣夫子意其可以告語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迹而已於是見其隘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

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夫子使子路問津亦察其容止之有異也長沮謂是知津矣此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之意則

以為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言其徒勞爾故以夫子為辟人之士謂其道不合而後去也以已為辟世之士謂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夫子憮然者以其與吾意異也夫人不可與鳥獸同羣當與斯人為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變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何事於變易乎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之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為可耳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其意以謂吾知勤四

體分五穀之為道耳植杖而芸亦不迫矣子路聽其辭氣見其容止而敬之拱而立未知所言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以食而復見其二子則其為人蓋有餘裕而疑非遂絶世者也故夫子以為隱者而使子路反見之欲有以告語之也至則行矣則惟恐人之已知故行以避焉其隘可知也子路所云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者宜也故宜莫大於君臣故以不仕為無義丈人之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者也其不

可得而廢者非以其性之所有乎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此篇所載楚狂耦耕荷蓧此四人皆素隱者然就其中荷蓧其差高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

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淺深之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歟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慮思此所謂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

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素隱行怪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存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何如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大而化之其惟天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故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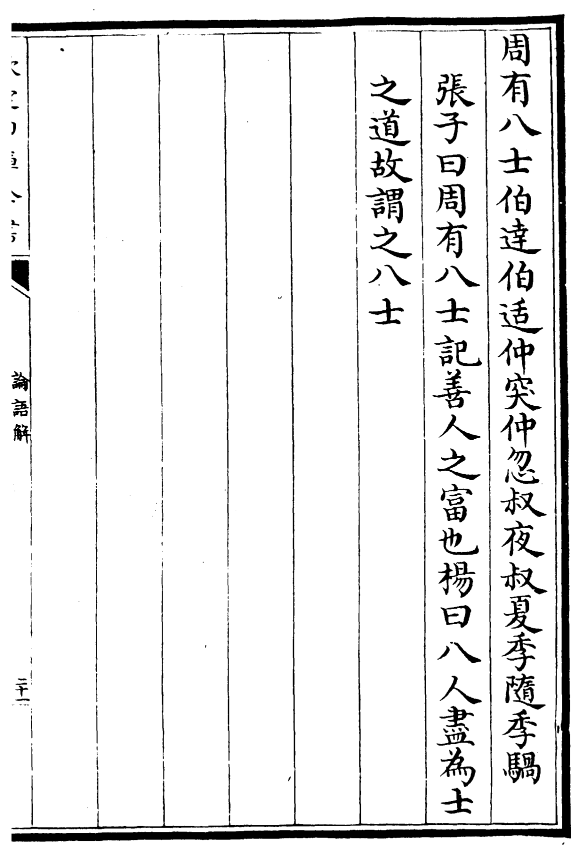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張子曰始者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踰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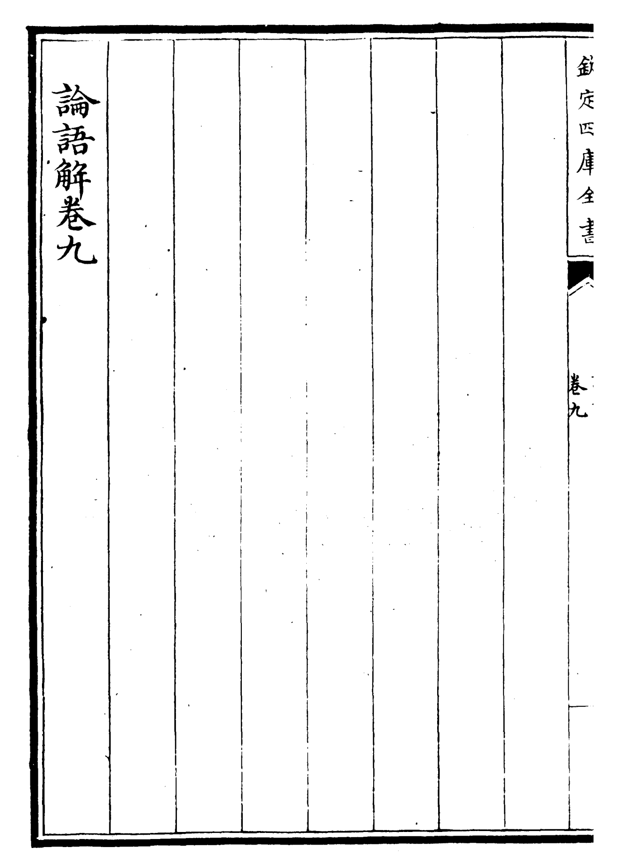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四言者反復而言之皆當在所篤也篤乎此則君國子民之本立矣不施其親尹氏曰親者不失其為親是以無所施此說為安大臣既用之則當聽其言而使得行其道其可使怨不吾以乎故舊無大故則不棄絶之大故必得罪於國與民者也然曰不棄而已非私以爵禄也無求備於一人於一夫之身而求備非特失用才之道而亦非所以養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張子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楊曰八人盡爲士之道故謂之八士


論語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十八 經部

論語解卷十

宋 張栻 撰

子張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者猶云若是可謂士矣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

曰見得蓋致命則力為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而後思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茍其不然雖有為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為有亡也程子曰信之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其説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為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汎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為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拒其不可也但拒之之辭微過甚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

若子夏之嚴也而遽非子夏之説且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徳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堯舜之道天下之達道也非堯舜之道皆小道而已小道亦各有所長非無可觀也然以致遠則必有弊而不可以行致遠謂推之天下與來世也君子之學

豈但為目前計哉亦期以遠而已則夫小道者宜君子之不為也然惟其有可觀故可以惑人人惑之謂見其近利云耳若以致遠存心則烏能惑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有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為仁而仁不外是

也惟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臆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百工居肆所以成其事也君子務學所以致其道也致者極其至也蓋道本不離人然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耳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

非以自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温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温焉即之也温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

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民信則心誠服矣君信則志意交矣然所為信者在乎篤之己者何如耳易曰有孚盈缶夫使民而民以為厲己諫君而君以為謗己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若舍己而尤人不亦殆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大體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而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執故未嘗

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為本必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盖其出入未嘗不在其閑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為可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篇所載子夏之言無非切要而此章尤為能發明聖門之閫奥孰先傳孰後倦謂君子教人具有次序葢其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豈有以為可後而倦不傳但學者資質聞見如草木區分之不同故所得有淺深之異而君子之道本末實一致耳故曰焉可誣也若夫始末兼舉而無餘憾則是聖人矣非學者事也今夫小子習為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是

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其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充之而盡亦初不離乎洒埽應對進退之間若以此為末而別求所謂本則是析本末為二體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為弊蓋有不勝言矣以子游久在聖門而其差猶若此甚矣論學之難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

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主於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雖有高明之見卓絶之行謂之難能則可而不害其為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為難與並為仁也歟蓋是

道也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

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

並為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以不自盡乎若於

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

亦推是心而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必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有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故有取其不忍以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仕士

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嗟乎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茍得其情則喜矣夫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如川澤是也川澤處卑衆水畢萃紂之不道可

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將皆歸之是以若此其極也書稱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飛廉惡來之徒皆集於朝不善之積日累月成以至於貫盈是豈不猶川澤所居者下而衆水皆歸之者乎故君子惡居下流强為善而已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人皆見之者君子不以文飾掩蔽其過也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萬理盈於天地間莫非文武之道道初無存亡增損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

者人人莫不有文武之道也至如庶民耕田而鑿井仰事而俯育文武之道亦何嘗無乎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常師也此其所以備斯文之大全大舜樂取諸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即此意耳特以文武為言者以文王武王以來其傳至於孔子故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

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所造愈深則人愈難識而况於聖人之為至乎非得其門而入者何由知其藴也雖然武叔亦豈真能窺子貢者哉使其果能之則其於夫子之道望乎牆仞當知起尊敬之心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皆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為自絶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喻聖人之不可及尤為切至矣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無不得其所者也其猶

萬物之於天乎子貢知足以知此其所造亦深矣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歷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所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

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程子謂曰字上脫一湯字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爾已

有罪則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

業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

權量者法度之所由出也故不可不先謹法度審則綱紀定廢官修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壅也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絶世不忍墜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以遐遺也是三者民心之

所顧而民望之所歸此民之所以歸心也以民食為重則人務本而有以厚其生以喪祭為重則民卹終而有以哀其死凡此皆為政之綱紀也而行之則有本焉下四者是也寬則民有所措故得衆信則民顧為之役故民任敏則無失時之患故有功公則順天下之好惡故說然是四者之中公又為本也此亦孔子之所常言帝王為治之要門人并記於此亦春秋示百王大法之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

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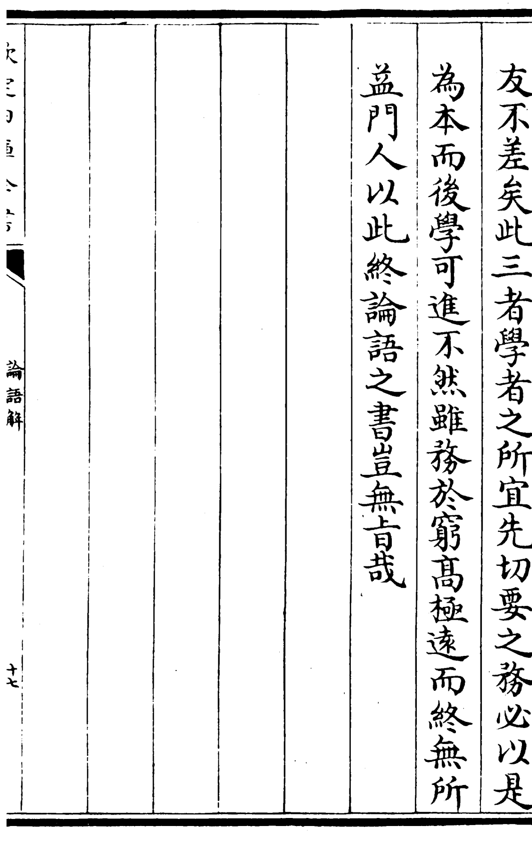
孔子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復以附前章之後姑息以予民則惠而費矣若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之田產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是則其為惠均平而何費之有使之不以其道則勞而怨矣以逸道使民則何怨之有凡動於已私者皆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則何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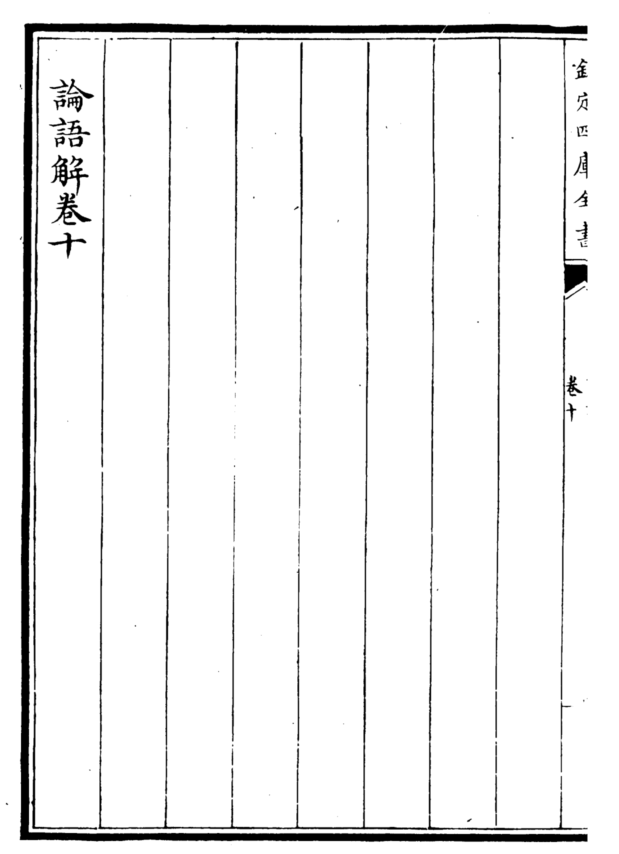
裕故常泰然而無所不敬也故不驕若夫以勢位智力自恃則驕驕則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如是之嚴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夫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施於人者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内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而欲仁又其本歟不教而殺謂未嘗有教以先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虐之而已不

戒告而視其成是暴之而已令慢而其期則欲必至是賊之而已三者皆不仁者之為也猶之予人當予則予之耳若為政但知守出納之吝而不知施舍之宜是有司之事耳尸其政而但為有司之事豈不失為人上之道乎此不知者之為也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尊五美而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五美之後必繼之以四惡之防聖人之戒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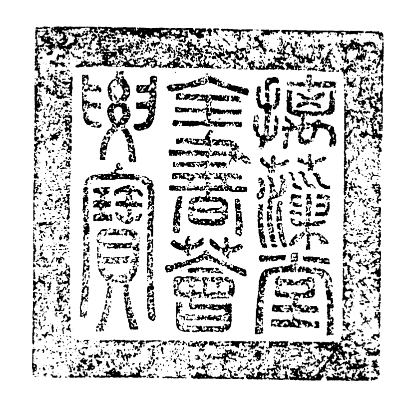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所論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儌倖而苟求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履踐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


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



論語解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